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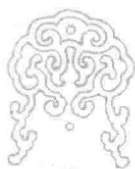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宰相全传

车吉心主编

• 第十五卷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车吉心 主编



中国宰相全传

◎ 第十五卷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本卷目录

- 关 播 /3649
萧 复 /3653
姜公辅 /3659
李 晟 /3664
浑 瑊 /3677
李 勉 /3687
马 燧 /3694
张延赏 /3705
齐 映 /3713
柳 浑 /3718
李 泌 /3727
窦 参 /3745
董 晋 /3750
赵 憬 /3754
陆 贽 /3758
贾 耽 /3770
赵宗儒 /3775
郑余庆 /3778
齐 抗 /3784
杜 佑 /3787
高 郢 /3795
郑珣瑜 /3800
杜黄裳 /3804
袁 滋 /3809
武元衡 /3814

李吉甫	/3819
于 颀	/3832
李 藩	/3837
权德舆	/3841
李 绛	/3846
张弘靖	/3858
韦贯之	/3862
裴 度	/3866
李逢吉	/3881



关 播

◎ 穆晓玲



关播，字务元，卫州汲县（今河南汲县）人。幼以读书为事，知书达理，对佛典尤为精熟。天宝十五年（756），及进士第。时战乱纷纷，关播被淮南（治扬州，今属江苏）节度使邓景山辟署为从事，入其幕府，后累授卫佐评事，迁右补阙。

唐代宗大历年间（766—779），元载当权。关播因与神策军

使王驾鹤之妻关氏同宗，很得王驾鹤关照，元载对此十分厌恶，便寻机将关播斥出朝廷，派往河南府（治今河南洛阳）职掌兵曹，在河南府属内数县摄政，皆有作为，为政清正廉洁。大历八年（773），陆少游任淮南节度观察使，关播又被辟为判官，检校金部员外郎，摄知滁州（今安徽滁县）刺史。大历十一年（776），汴、宋（今河南开封、商丘）兵马都虞侯李灵曜拥兵反叛，陆少游自顾保守淮南，坐视不问，关播毅然调集州兵，加强守备，制止了境内的骚动和盗贼的剽掠，使境内安然，人无愁苦。在杨绾、常袞任宰相时，关播又得二人举荐，再次入朝，任都官员外郎。

唐德宗即位后，湖南发生民变。关播奉命前往宣抚，待出使复命归来，改授兵部员外郎。建中二年（781）七月，升任门下给事中。在此期间，他建议对诸司甲库（类于档案馆）的管理规章加以改革，使原来由流外官独掌甲库改由流内官也参预管理，减少了甲库文案断裂、污损甚至被删削篡改的问题。

之后，历任刑部侍郎、奉迎皇太后副使，迁吏部侍郎、刑部尚书、知删定使。在关播的动议下，唐肃宗上元（760—762）中所立以古今名将十人配享武成王庙之制被取消。

建中三年（782）十月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二

关播位居宰相，实际上是奸相卢杞为其专决朝政而摆下的一颗棋子。在卢杞看来，关播柔弱厚道，是位容易左右摆布的人，所以，在他当权之际，极力向唐德宗推荐，大肆吹嘘关播

有宰相之才。果然，关播被拜相后，政事皆取决于卢杞，他自己从来不多说一句话，所谓“但敛衽取容而已”，所有事情都任凭卢杞一人决定。

曾经有一次，唐德宗召集宰相议事，席间关播认为事有不妥，刚要起来开口讲话，却看到卢杞使眼色给他，示意他免开尊口，关播竟颓然而座，终至一语未发。事后，还为此遭到卢杞的奚落。卢杞说：“在御前你还要讲什么呢？正是因为你平日寡言少语，才得坐到宰相的位子上，何必再强令自己开口争辩事情的曲直是非呢？”关播听了，更是唯唯喏喏，再不曾与卢杞发生任何冲突，越发变得沉默寡言了。

关播尽管在政府中噤若寒蝉，但平日结交的朋友却都是些胡吹海侃、言谈轻狂、自以为是的人。在他身边的一些人象李元平、陶公达、张恣、刘承诚等，都是这种秉性。关播倒觉得他们皆是国家“栋梁”，都可出将入相，常常向唐德宗推荐他们，就连皇帝也被他说动了心，后来便将李元平任命为左补阙。

在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后，唐德宗认为汝州（治今河南临汝）地当要冲，前与淮西镇治所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接壤，而现任刺史韦光裔为人懦弱，难当重任，需择人替代。在关播的推举之下，李元平被委任为汝州别驾、知州事，前赴汝州就职。谁知李元平到任仅十几天，就被李希烈设计擒获，汝州城也随即陷落。据说，李元平被押至李希烈住所时，竟大小便失禁，拉了一裤裆。李希烈认为李元平之流被委以重任，实在是唐朝宰相瞎了眼，他对李元平大骂道：“盲宰相派你来和我较量，真是小看我了！”当李元平被李希烈署为伪御史中丞的消息传来，关播还认为是李元平使用的韬晦之计，并在朝廷中散布说：“元平必建奇功无疑了。”结果招来同僚的讪笑。

史书中评论关播无知人之明，“居位取容，举人败事”，看来是不冤枉他的。

建中四年(783)，李希烈气焰更为嚣张。十月间，朝廷调往淮西平叛的泾原(治今甘肃泾川北)节度使的兵马又在京师哗变，迫使唐德宗不得不出逃奉天(今陕西乾县)，关播也随从在逃亡队伍中。不久，奸相卢杞及白志贞等被贬为远州司马，关播仍居相位，引起朝廷官僚普遍不满，一时间，议论纷纷。唐德宗遂罢去关播相位，改任刑部尚书。大臣韦伦为此在朝廷上痛心疾首地宣称：“身为宰相，用人不当，不善谋划，以至有今天这个样子，怎可再任尚书？”可以想见，关播虽未被斥出朝廷，其境遇也是有几分尴尬的。恐怕这一时期他更对佛教典籍有了兴趣。

贞元(785—805)初，唐德宗接受回纥可汗和亲要求，以咸安公主相许。贞元四年(788)，回纥方面前来迎娶，唐朝廷令关播以本官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兼御史大夫，持节送咸安公主入降回纥并充册立可汗使。关播此番奉命出使，往来路途之中，皆清俭谨慎，得到回鹘(即回纥，贞元四年改名)的好评。出使归来，迁兵部尚书。似乎关播已看破红尘，对于居官留任已没有兴趣，对兵部尚书的任命坚决以身体有病为由推辞，并且请求免去他现任的官职。结果，关播以太子少师的荣誉职衔致仕(退休)。

关播致仕之后，减去僮仆侍从，鞍马车骑统统斥卖，从此闭门清修，不问外面俗务，自得晚年清闲。大概他少不了诵经礼佛，因为关播对佛教教义是颇为精通的。

如此过了近十年。关播于贞元十三年(797)正月以79岁高龄去世。唐德宗为这位老臣废朝一日，以示哀悼；并赠太子太保，以志褒扬。



萧复

◎ 穆晓玲



萧复，字履初，祖籍南兰陵（今江苏常州）人，其祖上是江南世族豪门。萧复祖父萧嵩乃玄宗开元时宰相，其伯父萧华于肃宗上元年间任宰相。萧复的父亲萧衡，匹配玄宗之女新昌公主。当年萧嵩之妻入宫朝谒，玄宗皇帝称为“亲家”。

这样的家庭出身，在当时可谓是贵宠无比了。萧氏一门，

素称豪门望族，士大夫都艳羨其门阀荣贵。萧复生时，正是开元盛世。大唐江山如日至中天，国富民饶，社会上普遍弥漫一种放浪浮华、竞相豪侈的风气，追求享乐的思想和社会财富的浪费成了这一时期的大问题。

萧复的一些弟兄们，恃其家大业大，财用殷实，也是追逐流俗，竞饰服御舆马，以侈靡相尚，大摆阔气。但是，萧复却与众不同，他平日常穿着粗布衣裳，一个人居住在一间房子里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埋头读书学习，乐此不疲。平日间他所交往的人，都是一时名士或宿儒。不学无术、游手好闲的公子哥，绝难与他接近。正是由于他处世不惊、志砺名节，不随波逐流，所以，萧复得到世人的赞许。他的伯父萧华就不无欣慰地感慨道：“萧复这孩子，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！”

后因母亲新昌公主的荫庇，起家为宫门郎，从此步入仕途。

到唐代宗广德年间(763—764)，因连年的战乱与歉收，谷价飞涨，萧家收益不佳，偌大的家庭有些人不敷出。安史之乱后，萧氏也同大唐国运一样日渐衰败下去了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不使举家百余口受冻挨饿，他们考虑将祖上留下的在昭应(今陕西临潼)的一块庄田(别业)卖掉，以济家用。

当时，朝中宰相王缙听说这件事，因为知道萧家在昭应的庄田环境悠雅，山青水秀，便想弄到自己手上，就让弟弟王紘劝导萧复说：“足下之才，本当身居要职。若能将别业奉送家兄，何愁不任高官？”萧复闻言，不卑不亢地笑道：“我因家贫而卖先祖留下的一点基业，是为了救济我一家老小；我若是拿来为我自己换个美职，令家中满门受冻挨饿，我怎么会忍心这样做呢？”

结果，因为此事得罪了宰相王缙，萧复被免职，一连数年

未被启用。萧复对这一切，处之泰然。

几年过去了，萧复才被复职，官至尚书郎。大历时，出任地方官，先历歙（今安徽歙县）、池（今安徽贵池）二州刺史，后任常州（今属江苏）刺史，任职期间因政绩卓著，于大历十四年（779）升任湖南观察使、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刺史。

后调任同州（治今陕西大荔）刺史。同州，地近京师。有一年，境内粮食歉收，州内百姓衣食无着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。萧复身为州内刺史，下令开仓赈灾，以贷济百姓度过难关。这期间，有属于京畿观察使管辖的粮仓设在同州境内，萧复毫不犹豫，毅然下令将其仓储的粟米拿出，以赈贷同州百姓。赈灾，本是一种恩政，唐朝法令对此也有明文规定。但萧复擅开京畿观察使属下的粮仓，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，招致有关部门的严肃处理，萧复为此被削职，免除了他的刺史职务。

事后，朋友们前来安慰他，萧复仍旧泰然处之，他对朋友们说：“只要能使老百姓得到一点点实利，何必在乎受这轻微的责罚？”言谈之际，竟是神情怡然，反倒像他来安慰朋友一般。

二

建中四年（783）十月，泾师之变后，萧复随从唐德宗逃往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，遂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成为宰相。

在此之前不久，萧复本来要以户部尚书、行军长史身份随同襄汉（今属湖北）元帅普王南下，因为其职“行军长史”之“行”犯其父名讳“衡”字，唐德宗特下诏避之，未能成行，

结果，政局突变，扈从德宗逃至奉天(今陕西乾县)。

到达奉天不久，唐德宗有意离开奉天西赴凤翔(今属陕西)。当时，凤翔节度使张镒也派人送来了货物给养，并表示要迎圣驾到凤翔。萧复对唐德宗的打算未表苟同，他分析说：

“凤翔兵马原是朱泚旧部，现今朱泚被叛兵拥立，凤翔军中难说没有其死党帮凶，若有意外，陛下下去后就太危险了。”唐德宗对萧复所言，并不以为然，已经作好了动身的打算，在萧复的再三要求下，唐德宗才勉强答应暂缓一天启程。结果，当天凤翔军中大将李楚琳拥兵作乱，张镒也被其杀死。

萧复出任宰相后，以国事为重，勤勉尽职，兢兢业业，一切活动都以大唐法律制度为准则。但是，他却招致皇帝和同僚的不满。

刚刚任职之初，萧复就针对宦官担任监军、职掌机要提出异议，认为“宦官就应在宫掖之中负责日常琐务，不可参与兵机政事之权。”这引起了唐德宗的不痛快。也许萧复并未理喻出，安史之乱以来，皇上屡屡重用宦官任监军、插手军队事务，正是意欲借机控制拥兵将领，尤其是控制那些功高勋重的将领，以加强皇帝的权威。不久，萧复又在唐德宗面前说：

“陛下自即位以来，任用杨炎、卢杞秉政，把国家弄得混乱不堪。眼下政局动荡，愿陛下有所举措，推诚待下。若是要臣唯唯喏喏，苟且偷安，臣不敢叨居此职。”这番话说得虽然直爽，却弄得唐德宗很不愉快。

有一次，卢杞在御前奏事，阿谀顺旨，萧复非常严肃地说：“卢杞言词不正！”唐德宗闻言，十分愕然，退朝之后，对身边人讲：“萧复御前不恭，对朕有轻视之状。”兴元元年(784)正月，萧复被委任为山南东西、荆湖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浙江东西、福建、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，实际是将其疏

远，排斥出朝廷。但唐德宗却对陆贽说：“朕想自迁幸奉天以来，江淮之地，相距甚远，有关朝廷消息传闻有所失实，一直想派朝中重臣往江南宣慰，宰相及众臣都觉理应如此。现在委任萧复，正是由此。”不久，宰相刘从一和一些官员奏留萧复于朝廷，唐德宗为之怅恨多日，他甚至怀疑萧复是有意与他作对，甚至曾向陆贽寻问：“卿知道萧复是怎样一个人吗？”后来陆贽力陈萧复为人忠直可靠，决不该受到怀疑，唐德宗才不再追究。

萧复虽遭疏斥，但秉性不改。从江南宣慰回来后，又向唐德宗提出新的问题。他在一次朝会时，待众宰相退后，独自一人留下，对唐德宗说：“陛下重返京师，勋臣已蒙官赏，唯有旌善惩恶，未有区分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，朝廷最寄厚望，却最先向淮西李希烈纳款称臣，首败臣节；凤翔军将李楚琳作乱，节度判官韦皋于陇州（今陕西陇县）勇杀叛卒数百，不应李楚琳，名位最卑，特建忠义。现请令韦皋替代陈少游，以使天下人明白逆顺的道理。”唐德宗这次答应了萧复的奏请，于是他也退朝返回官衙。

这时候，宰相李勉、卢翰、刘从一等人正一齐回到中书省，中使（宦官）马钦绪赶来，只同刘从一打个招呼，和他耳语一通便又匆匆而退，其他几位宰相不知详情，各自回到各人的殿阁中。这一时期，中使往政事堂向宰相宣达圣旨，已是定制，众人也并不奇怪。

马钦绪果然是向刘从一宣密旨的。刘从一直接来找到萧复，对他说：“适才马钦绪宣旨，令我与您商议您今日朝堂所奏之事，然后报告圣上，不让李勉、卢翰知晓。”萧复闻言，又坦直相告：“适才奏对之时，也知圣上有这个意思，但我不能晓谕圣心，已面陈此事不宜密议。圣上既然仍如既往，我萧

复也不必与您详说我奏请的事情了。”稍顿一顿，萧复接着道：“唐尧、虞舜之名君，尚有‘金曰’之论，朝廷大事还要与公卿同议。若圣上以为李勉、卢翰不可在相位，应当罢免。既然身任宰相，就应合同一起谋议，为什么偏要回避他们呢？今日之事，遵旨与您商议，也未尝不可，只恐从此以后，开此先例，渐以成俗，朝政因故再生弊端。”结果，萧复竟没有同刘从一讲他所奏之事。

刘从一将事情原委报告给唐德宗，皇帝见萧复这一态度；又暗讽他不如尧、舜，心里更加不痛快起来。

萧复数番奏事，均引起唐德宗不悦，他也有感觉，但多年读圣贤之书，当效忠义，对朝廷大政中的弊端又不能不据实陈述。他心有所思，口有所言，不存一丝的矫饰，也从无任何隐瞒。他为人坦荡，临事不苟，过于认真，又不容于世，特别是同僚对他甚是嫉视。于是萧复决定激流勇退，以求独善其身。

不久，萧复屡屡上表，言自己身体有病，难以胜任圣上重托，请求罢知政事。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唐德宗答应了，令以守太子左庶子身份养疾。

贞元三年(787)，萧复因受郾国公主的连累，以检校太子左庶子身份，废居饶州(今江西波阳)安置。

贞元四年(788)，萧复在饶州离开人世，终年 57 岁。



姜公辅

◎ 穆晓玲

对于姜公辅的籍贯，《旧唐书》说“不知何许人”，《新唐书》讲他是爱州日南（今越南清化）人，而他的先世祖上，又是天水（今属甘肃）人。不过，到姜公辅时，姜氏早已定居爱州，被称为“九真姜氏”（九真，即爱州，今属越南清化）。唐高宗时任宰相的姜恪就是“九真姜氏”的成员。

姜公辅曾中进士科第，后解褐得补校书郎。唐德宗建中元年（780），参加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科，应制策高第，被破格提拔为左拾遗，又因其对策文辞清丽优异，又召为翰林院学士。翰林学士职掌草诏制命，在唐德宗时地位十分显

贵、重要。

在任职期满后，按照制度规定应当升迁，姜公辅上书提出，家有老母需要赡养，因家境贫寒，希望担任俸禄稍稍丰厚一些的京兆府（治今陕西西安）户曹参军事。结果，如愿以偿。

姜公辅才高识远，遇事常有独到的见解。每逢唐德宗召见，所奏所论，都侃侃而谈，人情入理，切中要害，因此，很得唐德宗的器重。凡有所请，往往能够听从他的意见。

姜公辅一生中，有两件事情对他影响至深。有人评论说是“一言悟主，骤及台司；一言不合，礼遽疏薄。”说起来，真有点传奇色彩呢！

一件事情发生在唐德宗由京师出逃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期间。

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）十月发生泾师之变，大唐君臣仓惶从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出逃。姜公辅在唐德宗马前叩谏道：“朱泚曾为泾师统帅，颇得军心，因兄弟朱滔叛乱被留居京师，夺去兵权，心中郁郁寡欢，甚不得志。不如派人快马前往令其随陛下同行，若是使泾师叛兵拥立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其实，先前在朱滔与诸镇连兵作乱时，就曾给朱泚写过密信，但被驻扎太原（今属山西）的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。在朱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召还京师，姜公辅就曾劝唐德宗对朱泚做严肃处理，以免后患。现在他又郑重地强调说：“陛下若不能对朱泚坦诚相待，信他不过，不如先将其诛杀，以免养虎为患，自害其身，到时候后悔怕也晚了。”但唐德宗只顾逃命，已经没有心思来顾及朱泚了。姜公辅的话，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。

逃离京城之初，唐德宗曾准备直往凤翔（今属陕西），依靠张镒求得安定。姜公辅又提出疑问，对唐德宗道：“张镒虽忠信可靠，但是个书生文臣。他所领凤翔兵马多是朱泚的老部



下，现在局势如此混乱，万一闹将起来，怕不易收拾，去凤翔非万全之策！”结果，唐德宗决定前往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。果不出所料，数天之后，凤翔城内就发生兵变，张镒被杀。

在奉天的日子里，曾有人奏言朱泚谋反，应该加强奉天的防备，以防其攻城。宰相卢杞闻言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朱泚忠贞笃实，群臣莫及，为何说他谋叛，实在有伤大臣之心！臣请以一家老少百口的性命，保其不反。”唐德宗信以为真，便令人援救驾的兵马到来后，各于奉天城外30里安营扎寨。姜公辅见状，再一次提出劝谏。他说：“王者不严翼卫，无以重威灵。眼下禁旅单寡，宿卫不足，却让援军驻扎城外，真是为陛下捏把汗呀！若朱泚真如人所传言，要竭尽忠心，前来奉迎圣驾，城内兵多他也不会感到忌惮，如若不然，有备无患。”唐德宗听了，觉得他言之有理，便令各道援兵入城驻守。

尽管卢杞等还在喋喋不休地向唐德宗担保朱泚决无叛逆之心，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去京师宣慰，其实，朱泚已在长安城被叛军拥立，准备进攻奉天了，扬言要迎接圣驾，不过是他欲突袭奉天的幌子。事实证明，若不是姜公辅劝请援军入城，奉天城定会被朱泚的叛军一举攻破。即便如此，奉天城也已是危若累卵了，若不是城内守军竭尽全力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及时救援，奉天城定会被攻破。

姜公辅器识不凡，料事精明。而卢杞之言却差一点将唐德宗送入叛军之手。难怪唐德宗事后曾很痛苦地说：“卢杞这个人，朕择自郡守、坐于庙堂，却信誓旦旦，以家中百口担保一个叛逆之臣，怎么单单要误我呢？”建中四年（783）十月，遂擢升姜公辅为谏议大夫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同年十二月，即将卢杞罢相，贬往新州（今广东新兴）。

另一件事，就是他担任宰相期间，谏言唐德宗厚葬唐